

汉武



王朝

第一部

宋瑞和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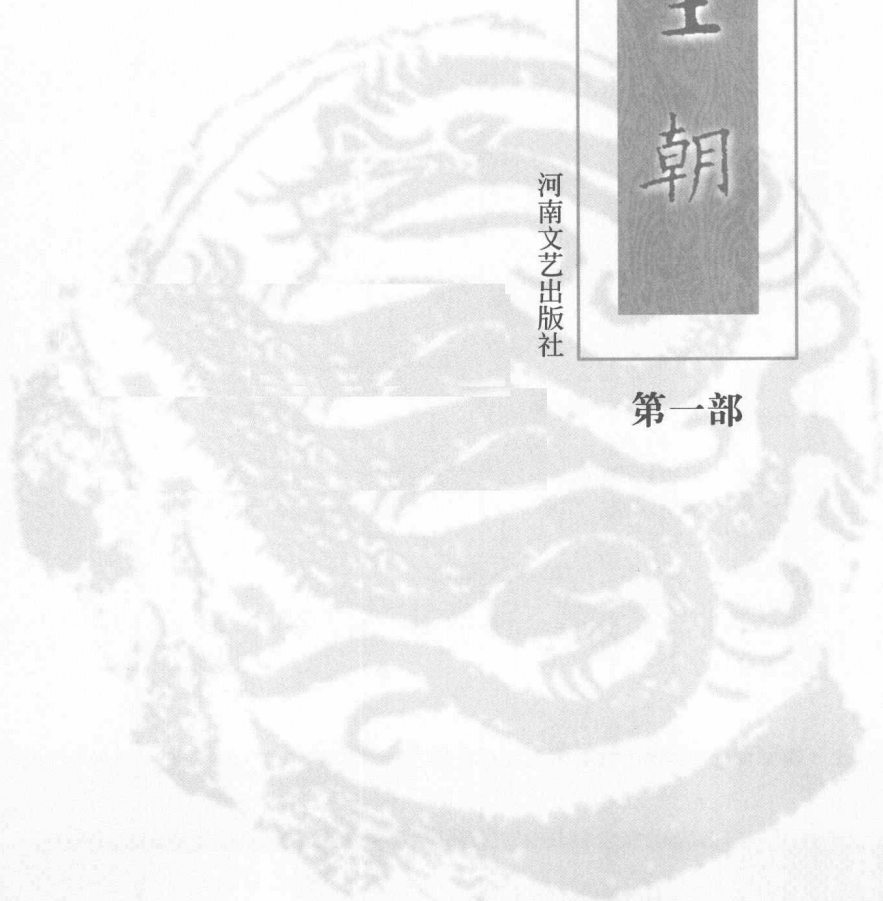


汉武帝朝

宋瑞和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王朝. 第1部/宋瑞和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80623-279-6

I. 汉…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348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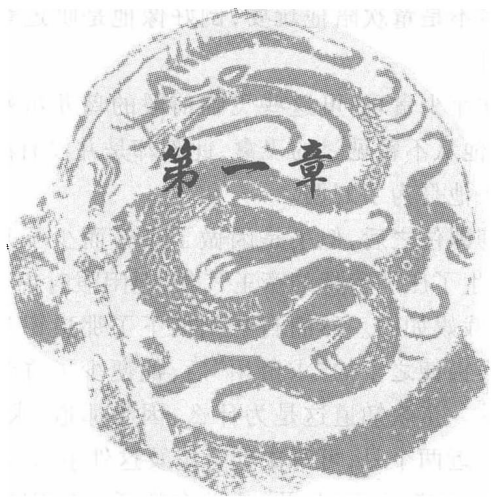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334000 印数 1—5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天边飞来一只神采奇异的鸟儿，倏然翔临于薄暮中的未央宫前殿，逡巡徘徊之间，群鸟便翩然而至，集聚了千万只之多，联羽接翼，遮天蔽空，上下翻飞如流风扬波，旋舞盘桓若彩云悬浮，继而便或栖立缓步于檐，或潜落漫行于地，其鸣婉亮清妙。

内侍童欢忽见群鸟临宫，大为惊喜，连忙到前殿非常室中唤出刘彻，又取出弹弓金丸，央求刘彻为他弹射飞鸟，捉一只鸟儿来逗弄把玩。

在刘彻十多岁时，刘彻的母亲王皇后特意挑选了比他小两岁的童欢到太子宫中，做刘彻的太子舍人，成为刘彻的贴身内侍，其实只为让童欢做刘彻读书习武之余的玩伴儿。少年刘彻性情宽厚随和，又不拘常礼，平日对臣下和内侍宫女们总是和颜悦色，与童欢玩耍嬉闹更是恣情放意，无分尊卑，主仆二人互为朋友，甚至如同兄弟，以



致后来多不是童欢陪他玩耍，倒好像他是哄逗童欢游戏的大哥哥。

童欢年少贪玩，可这些飞临前殿的鸟儿虽然奇特可爱，又是他从不曾见过的飞禽，此刻却是并没有游戏玩耍的心思。他是为了刘彻。

刘彻即位之后，似乎是因做了皇帝而少了几分少年稚气，平生了庄严矜持的帝王气象，但闲暇时仍与童欢结伴玩耍，戏娱如旧。然而自从刘彻下了那道诏举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之士的“求贤诏”后，他便少了许多游戏欢娱的兴致。童欢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那道“求贤诏”颁行天下已近两个月，可每次朝会论及这件事来，君臣们却都是徒议空谈，行而无果，既没有朝廷大臣们的回禀复命，更不见贤达之士应试入宫，因此刘彻日渐急虑，已是无心逸乐，甚至难以自安，理朝问政之余不是阅读章奏文书，就是心事重重地闲愁枯坐。

内侍童欢并非可以立身朝堂的辅臣命官，更不知如何处置军国大事，他还只是一个无心世事的孩子，他只知道他是刘彻的朋友与臣仆。而作为朋友，他应该为刘彻分愁，作为臣仆，他理当为帝王解忧，可他如今所能做的，似乎也只能是为刘彻寻一些欢乐，借游戏之事使刘彻快意舒心而暂忘烦愁。

刘彻拗不过童欢的痴请苦求，又不忍令童欢失望，便接过弹弓，欲射飞鸟。童欢知道，刘彻多有异技奇能，而今只要他援弹飞丸，必有鸟儿应弦而落。

可是刘彻却虚扣丝弦，空捻金丸，若有所思地审望着群鸟，引而不发。

那些鸟儿皆是黄喉、白颈、黑背，腹生五彩斑纹，身披



七色锦羽，美艳非常，神韵不凡。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爵之鸟吗？”刘彻失声惊呼。

“陛下，什么是神爵之鸟？”童欢问道。

“这种鸟大如晏爵鸟，鸣声为‘晏晏’之音，所以古时有人误以为它是晏爵鸟。其实这种鸟实与晏爵不同。因为它五彩七色，绚丽似锦，如同虹霓，所以叫做神爵鸟。”刘彻细说神爵鸟的来历。“可是这种鸟却是世所罕见，常人更难以看到，一旦显现于世，必然天降祲祥，因而它又称为神雀；而且它既属神异灵禽，身姿又宛如鸾凤，所以古书典籍中便说它就是凤凰！”

春天应节而来，宫槐方吐绿，庭柳初飞絮，那柔长的枝条和着春色拂弄着碧瓦宫墙，然而槐柳枝头上没有它们的旧巢，雕梁画栋间没有它们的故居；暖意初起，寒意犹存，满庭的嘉木芳草尚未尽现朱绿碧丹之色，并非百花竞馨时，更不见婀娜纷葩，那么这神爵鸟为什么从天而降？因何而至？皇宫内殿堂楼阁五十所，山池亭榭与门阙台观百余处，神爵鸟为什么百世不来，来则即临未央宫，集于前殿？未央宫崇弘高丽，皇穹垂象，为帝王符命；前殿则出将入相，苞受万方，为天子之堂……

刘彻思悟神爵临宫的寓意，而其意至明：神雀天降，凤凰来仪。

如今自己正在诏举贤良，要对策取士而审百家之言，谋强国之策，要举才俊、任贤臣、拜良将、拔猛士，以兴文韬武略，振大汉雄风，德被海内而内治其国，威加天下而外御其侮，开一代盛世，创千秋功业，做万世雄主，这神雀天降，凤凰来仪的祥瑞之兆岂不正应在这诏举贤良的事上？



神雀鸟在前殿上的金井栏间徜徉,于重宇高阁上流连不去;飞檐仰天,托举着一轮红日,神爵鸟绕日竞飞,舒翼峙衡,如同拥护帝王的辅臣弼士……刘彻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对策取士,选才任职,封官赐爵,与众臣群贤同出朝堂,前文后武,左智右贤,绝云霓而负青天,腾然驾长风,奋翼凌紫气,万里共翩跹……

刘彻当下收起弹弓,抛去金丸,进殿取过笔墨,亲笔拟了一道告谕天下的敕戒令:“皇帝诏曰:朕夙有继扬三皇五帝休烈之志,故朕登祚以来所行诸事皆为承天顺地,调序四时,协宁百姓,昌盛天下。《书》曰:‘凤凰来仪,庶尹允谐’。而今神爵临宫,获蒙嘉瑞,其证朕诏举贤良应天意而顺民心;天降神爵,凤凰来仪,昭示朕将对策取士而择贤赐爵。故神爵临宫是为天赐祉福,朕当与天下臣民同欢共舞,毋违天命而振奋励志,共创伟业。朕令天下官宦军民俱不得捕伤神爵灵禽,亦不得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陈娇在长林门下等了许久,看看已经过了平日的就寝时分,仍不见刘彻回宫,便赌气回了椒房殿,命宫女把殿中的灯火尽都熄灭。

殿内一片朦胧,只有绮簾毡褥边熏笼中的炭火发出些微光亮,使描绘在云母琉璃屏风上的丹桂灵芝映出淡淡的光泽。

“阿娇!今天我见到凤凰了!”刘彻回到椒房殿,兴冲冲地向陈娇道,“神雀天降,凤凰来仪。阿娇,你知道这是什么祥瑞之兆吗?”

陈娇嗔然道:“我只知道皇上后宫的椒房殿里有一只独守空巢的凤凰。”



满室一片从未有过的黝黑昏蒙，只有陈娇在火笼边一人独坐，刘彻这才想到今天他回椒房殿过晚，陈娇正因此而生气。

刘彻连忙向陈娇赔过：“阿娇，请你原谅，我今天是回来的晚了些。”

“只此一回，若有第二次，就别想让我再原谅你。”陈娇反嗔为笑，起身拥向刘彻，“阿彻怎么能忍让阿娇一人独睡？”

“可是阿娇，今夜……倒真要请你受些委屈，一人独睡了……”刘彻为难地道。

陈娇闻言推开刘彻，审视道：“怎么，皇上要到掖庭去吗？皇上要召幸哪位美姬娇娃？”

“阿娇，我什么时候到掖庭去过？”刘彻似乎为此感到委屈，“我是要到宣室殿去斋戒独居。”

未央宫宣室殿是皇帝斋戒独居、敬问鬼神之室，凡遇大典要政，帝王便循例独处宣室殿，以处疑决事。

陈娇顿起疑问：“皇上怎么突然想到宣室殿斋戒独居来了？是有什么朝仪盛典呢，还是有什么军国大事？”

“是为了诏举贤良的事。”刘彻道，“阿娇，我下诏募求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之士，但至今不见天下举荐的士子们入宫应试。如今神爵天降，凤凰来仪，这不是昭示天下应举的士子们即将进京入宫，我将得以对策取士的吉兆吗？所以作为帝王，我应该到宣室殿斋戒独居，祈求神明赐福，以应天瑞。”

“皇上这么晚才回椒房殿，就是为了告诉我皇上今夜竟然避居帝后之宫，要在宣室殿斋戒独居吗？”

“是的，我应该亲自向你言明此事。”刘彻真诚地望着



陈娇，“希望阿娇能谅解我。因为募求治国之才是我的急政要务……”

“皇帝有皇帝的急政要务，皇后可也有皇后的急政要务。”陈娇拿过两枚玉佩，击鸣作声，唤来宫女尹媛道：“去把女史召来。”

刘彻听得陈娇叫女史上殿，便知道她是什么用意，连忙道：“阿娇，今夜我确是不能住在椒房殿，我不敢违天命而误国政……”

刘彻急欲抽身避出椒房殿，但为时已晚，椒房殿的女史已应召而至，将一枚金环呈与陈娇，而这金环则是皇帝与后妃行房交合时所应戴于后妃手上的信物。

“阿彻，请你把这金环给我带上好吗？”陈娇望定了刘彻，把金环强塞在刘彻手中。

陈娇虽然款言温语，但刘彻知道她是不允许自己拒绝的，只得为难地接过金环。

“阿娇，你昨夜戴的两枚金环还在手上……”刘彻指着陈娇手上两枚金环，婉拒道，“这枚金环……不戴也罢。”

“这我倒忘了，昨夜的金环怎能作数？若不是阿彻提醒，我还真是忘记了。”陈娇把手上那两枚金环摘下，随手抛去，即将左手伸向刘彻，“请阿彻给我戴上今夜所用的金环。”

刘彻只得寻由劝阻道：“可是阿娇……我觉得……我觉得即便戴了金环，也不见得就能生育皇子……”

“阿彻不是说今天有神爵临宫，凤凰来仪吗？这怎么就不是昭示我必将生育皇子的吉兆？”陈娇逼问刘彻。神爵临宫、凤凰来仪使陈娇暗自惊喜，她以为这应是上天昭



示她生育皇子的祥瑞之兆，因而更加盼望自己今夜能受孕生子，“阿彻，既有神爵临宫、凤凰来仪的祯祥之兆，你今夜住在我的椒房殿，就必能使我生育皇子。所以请阿彻与阿娇同居后宫，共应天瑞。”

刘彻知道陈娇自从做了皇后，就很想早日生一位皇子，这倒无可厚非，但刘彻并不急于做父亲，只是因母亲王太后曾告诫过他，帝王没有皇子，会使大臣们忧虑，天下不安，敌国轻视，为此刘彻才希望陈娇能为他和国家早生皇子。如果神爵临宫、凤凰来仪便能使他得到皇子而了却安定天下的心愿，他自然是要应和陈娇之意的；而那些灵禽却是飞临于他治理国政的前殿，他便以为不能应以家事。而且刘彻也不太相信帝后交合行房之前皇后左手戴了金环就能生皇子这种古制之法，否则孝惠皇帝的张皇后和自己父亲孝景皇帝的薄皇后就不会因无子而被先帝们冷落，最终被废黜了后位，受尽了折磨，孤怨而死。

“可是阿娇，神爵既是降临于前殿朝堂，就不能应以家事，只能应以国事。”

“怎么？阿彻是在拒绝我吗？难道阿彻还能厌倦了夫妻之事？”陈娇故作惊疑地嘲讽道，“阿彻对夫妻之事没有兴致了吗？要么就是没有了精力？”陈娇知道，刘彻对男女欢爱之事是从来不会感到厌倦的。“没想到我的阿彻如今倒有心保真守精了。阿彻是满足了昵，还是有意节制？”陈娇摩挲着刘彻的双手，双目流盼，巧笑调弄。

“阿娇，无论何事，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满足，但请让我今天在这夫妻之私上有所节制。”刘彻挥手让女史退下，“你先下殿去吧。”顺势欲将金环还于女史。



但陈娇唤止了女史：“等一等，女史，你给我按彤管之法，记下皇上这次召幸我的时辰。”

女史是佐内治的后宫女官，既掌后妃印玺文书，又掌后妃礼仪典章，而她还有记录后妃被皇帝召幸以及与之交合的处所、日期和时辰等事的职司。因按例此事需用红管赤笔记注，故称为“彤管之法”。

女史应命而取执红管赤笔，将进送金环的时辰记于帛册之后退出殿去。

刘彻和陈娇都知道，既然女史已按彤管之法将此事记下，这便已是必行之事。这也正是陈娇的用心，她为此而感到得意，闪目注视刘彻，似乎一只眼眸中递送挑逗之情，而另一只眼眸中则尽现挑衅之色。

刘彻极力抵御陈娇的青睐和自己年轻身心中涌动的情潮和欲念，但他无法回避陈娇伸至自己怀中的双手，于是便要将金环戴在陈娇的右手上。

陈娇慌忙将右手缩回，将左手伸在刘彻面前道：“阿彻，你不会把帝王召幸后妃的礼制都忘记了吧？帝王召幸后妃，金环戴于左手，左手属阳，后妃便会生男；戴于右手，右手属阴，后妃则将生女。难道阿彻是想先得到一位公主吗？可我要的是皇子。”

陈娇是从来不许刘彻把金环给她戴在右手上的，刘彻今天却正要有意把金环往陈娇右手上戴，果然如刘彻所料，陈娇见他要将金环戴于自己的右手上，急将右手抽回，刘彻便乘势故作失手，把金环丢落在绿熊毛席中。这绿熊毛席的绒毛长近尺余，人在其上，卧则可以拥毛蔽盖身体，坐则深可没膝，金环掉落其中，自然难以寻觅。

陈娇似乎觉得有些燥热，素腕曼扬，撩开了鹤绫翠



被，纤指缓动，褪除了贴身短衣，袒裸了身体，向刘彻举首顾盼。陈娇深信上天赐予了自己天下最为娇美丰艳的容貌身姿，从小她就时常听到人们夸赞自己螭首娥眉，齿如瓠犀，领如蝤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及至长大成人，她更懂得人们这样赞美自己并非仅是因为自己出身高贵，生于公侯名门之家，是先帝孝景皇帝的外甥女，身上有着大汉帝王刘氏的血统，而是自己的姿容名副其实。她相信自己就是再世的毛嫱西施，就是当世的国色天香，自信自己的姿色可以征服天下最挑剔的男子，因为她已经征服了对女子的姿色最挑剔的刘彻。

刘彻确是最容易被美色所征服的。绿熊毛席杂熏百日不散的兰麝之香，刘彻本就被这浓烈的香气熏袭，已是心旌腾动，及见陈娇已是酥胸袒呈，令人避之不及，更觉芳香逼人，无法拂拒，不觉任陈娇握住了双手，按在了她的玉胸丰乳之上。刘彻触摸到了陈娇的心跳，也触摸到了自己跳荡的心。殿内娇娃偎拥，暖帐温乡，殿外入夜的寒风吹响了檐下的金铃，这一切都足以诱使君王安于逸乐，无心政事。

刘彻已是难以抑制一种荡漾放情的欲望，于是急于从绿熊毛席中寻出失落的金环。他终于找到了金环，然而金环那诱人的光泽却又蓦然间令他心神不定。

刘彻以为他更应该相信任贤使能才是强盛家国的根本，国家强盛，便自然天下安定，所以神爵临宫、凤凰来仪只能是自己即将对策取土的吉兆，因此他今夜不能贪欢。

刘彻把手中的金环抛落在绒毛浓密的绿熊毛席中，起身把陈娇衷衣上的丝缨襻带重又结牢，并绾了一个死结，歉然道：“阿娇，请原谅，我今夜不能与你同宿帝后之



官椒房殿。”他把陈娇轻轻放于绿熊毛席上，送入衾被，又把温热的卧褥暖炉放进陈娇怀中。

“阿彻，你以为这暖炉能够代替你吗？”陈娇懊丧道，把卧褥香炉推出被外。

刘彻默然向殿外走去，但阿娇警戒的叮嘱声追背而来：“阿彻，你可不要以到宣室殿斋戒独居为名，背着我到掖庭去！”

掖庭有后宫八区，为帝王妃嫔夫人所居之处。在那些昭阳、飞翔、合欢、鸳鸯诸殿中有几位婕妤、嫔娥和俗华是刘彻很中意喜爱的，刘彻选立她们做了妃嫔夫人，但刘彻却难得召幸她们。因为陈娇不愿让刘彻亲幸别的妃嫔夫人，甚至每当提及掖庭，刘彻都好像能从陈娇的眼中看到几分醋意和嫉色。

刘彻再次醒来，强自睁开困涩的双眼，便向漏壶望去。玉衡金壶中的水滴注而下，可壶内的箭舟却好像不会随水下降一般，那枚昼夜百刻的竹箭总是纹丝不动。他已不知是第几次醒来，却仍是不到上朝的时辰。

那些彻夜不息的金涂连盘灯使殿内亮如白昼，宽厚的缯帟重幄结系于窗畔，冬夜的寒风乘隙而入，殿内未设焚炭取暖的火笼，单褥薄被便任冷风吹透，难以御寒，这就使刘彻极易被冻醒；而他又特意令卫士在靴跟下镶钉了铜牒，卫士夜巡于廊下，行走在以铜沓为饰的玉砌上，铜牒与铜沓的两铜相击之声便铮钹有节，彻夜不绝于耳，他一旦醒来，便久久难再入睡。

这一切都是刘彻有意为自己安排下的，为的就是令自己不致沉睡安卧。

他虽然仍是困倦，却不敢再睡。头下那以犀兕之角



为饰，绣有“鸡初鸣，咸盥漱，敛枕簟”铭文的角枕也令他强去睡意。自即位之后，他就命尚方署为他制作两个这样的角枕，分置在椒房殿和宣室殿。他所以取犄角为枕，并非是其尊贵华美，而是因神犀独角，意在取其独角特立之义，明恢宏卓异之志，做一位古今无双的雄君明主。为此，他必须策励自己夙兴夜寐，勤勉理政，令角枕上那“鸡初鸣，咸盥漱，敛枕簟”的铭文夜夜催他闻鸡即起，推枕敛席，待旦上朝。

刘彻侧身而卧，注目玉衡金壶，耳贴角枕铭文，如同在催听鸡鸣歌声……

“鸡既鸣兮，朝既盈兮，
会且归兮……”

刘彻终于听到了殿外传来的鸡鸣歌。

据说上古之世，帝王设下司晨的官吏，名为“鸡人”，令其夜呼如歌，宛若鸡鸣，唤请君臣应时而起，上朝议政；战国之际，七雄并立，国破家亡之患危在旦夕，戍边守城的战士便月沉击柝，鸡唱荷戈，以戒敌备寇；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项羽被围垓下，夜闻四面楚歌，而致兵败乌江。因此，为使帝王们勤勉国事，不误朝政，并能居安思危，以楚霸王项羽之败为前车之鉴，勿蹈其人亡政息的覆辙，汉宫便自来不得蓄鸡，而由卫士于未明三刻鸡鸣之时传唱楚歌，以鸡鸣之歌报晓。

此时前殿端门的鸡鸣歌传唱至宣室殿，廊下卫士便应声而和：



“……皇天有训兮尚贤者王，
贤为邦本兮本固国昌……”

如今的这首鸡鸣歌与前朝旧歌截然不同。

刘彻向来认为帝王虽受命于天，却是兴亡由己，得失在人。人君惟其尊贤任能，国家方可长治久安，帝王才能王霸天下。因此，刘彻方及帝位，便把求贤任能视为急政要务，即位之初就颁下一道“求贤诏”，命朝廷大臣列侯与天下各郡县封国给他举荐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之士，囑令务要遴选英才，择善而举，力求野无遗贤。为此他甚至将每日催请君臣上朝的鸡鸣歌也改除旧义，亲制新词，令自汉朝开国以来在宫中例行数十年的鸡鸣歌成为日日传唱于朝的“求贤歌”。

刘彻起身到宣室殿附阁盥漱梳洗后，匆忙地用了些早膳，其实只不过吃了一小块银泥玉屑饼和藟蒿肉脯，喝了几口赤髓羊羹。世人皆是一日两餐，日行东南的隅中之际吃朝食，午后申时用晡食，可是自刘彻做了皇后，母亲王太后心疼刘彻的晚睡早起，便要刘彻上朝前加一餐饭食，于是刘彻就多了一次早膳。“《周官经》曰：‘春行羔豚膳膏香’；儒家言：‘厨中有藟蒿肉脯，方为泰平之世’。”丞相卫绾引经据典地谏请刘彻遵循上古礼制，春吃羊脯，夏食牛肉，秋膳鸡作饌，冬餐犬为肴，于是羊牛鸡犬之类的饮食便成了刘彻一年四季的早膳。今天的肉脯羊羹滑泽而不肥膩，然而从孟春正月到了仲春二月，几乎天天吃羊肉所制的膳食，刘彻便有些耐不得腥膻，渐感苦涩，但既然如卫绾所言，帝王饮食可以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康，他就应该不以其为苦，甚至应以其为“乐”，乐于做



帝王应做的牺牲，而且要意执而心诚。

可是帝王按上古礼制饮食用膳就能使天下安和，国家繁昌吗？刘彻不以为然。

“……得贤者兴兮失贤者亡，
任贤使能兮变制图强……”

鸡鸣歌由南而北，由西而东，由未央宫渐及长乐宫，东西两宫值宿巡守的卫士们依序传唱，次第应和，歌声在尚被夜色浸漫的殿阙楼阁中萦回，消歇于亭台池榭之间……

刘彻在鸡鸣歌中走出宣室殿，前去上朝。如在椒房殿寝处时一般，每逢鸡鸣之歌唱罢，刘彻总觉得那鸡鸣歌声余音不绝，隐而复起，由远而近地逼迫而来。如今的鸡鸣歌虽是刘彻下诏求贤后所亲制的新词，但却由于音律仍为楚调而依旧凄恻哀婉，因为其曲便是当年将楚霸王项羽困于垓下的四面楚歌之遗声。如今刘彻身寄高阙，览看帝都长安，俯瞰东西两宫，不觉远眺巡望。虽是夜笼天地，更把天下时势看得至清至明：北方的匈奴妄称天之骄子，强横贪婪，蔑视中国，竟怀吞汉之心而侵暴中原，屠杀官吏百姓，虏掠子女财帛，焚烧汉帝回中离宫，兵锋直指长安，轻骑一天一夜即可袭至汉都长安，践踏东西两宫；南方的闽、南两越虽名为大汉藩属，却是轻慢中原，甚至擅称天子，自封百蛮之主，凭险割据而各霸一方，志在蚕食大汉；腹地中原则是豪强肆虐，侵扰百姓，兼并土地，致令百姓饥寒交迫，不堪其苦而结怨于朝廷，难以为治；而本为汉室藩篱的诸侯王虽是刘氏骨肉至亲，却是各有



封国，裂土而治，以致多有越制失轨之行，尤因其跨州兼郡，国大地广而与朝廷几乎成群雄并立之势，易生异志而起叛逆之心，当年吴楚七国便曾连兵而反，西攻长安，谋夺天下……因此那曾起于垓下之围的鸡鸣歌七十年不改余韵，所以刘彻虽制新词而不换旧曲，只为时时将自己置身于四面楚歌之中，居安而思危，变制以图强，因此他要下诏求贤，对策取士而审百家之言，任贤使能以谋强国之策。

皇宫门阙因是天子之门而设有兵阌，宫垣之内为兵卫所在，驻有屯骑校尉，设司马之官以领屯卫军，故此皇宫四门皆称司马门。东司马门因是大臣上朝和诸侯朝觐进宫的大门而位居皇宫四门之首，为未央宫正门。但因为臣民入宫进谒奏事和诣阙上书皆应走北司马门，便使北司马门的公车司马令除有警备宫门和夜间巡察宫苑之责外，还负有接传臣民上书和引领受朝廷征召的臣民谒见帝王的使命，所以北司马门也成了未央宫正门，而且其制又有别于其他宫门，一是置有公车司马署，二是夜设庭燎。宫中设置庭燎之制曾经有过，不过早已废弃。只因刘彻即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关乎朝政国事的诏令是命大臣们举荐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他便在颁行“求贤诏”后下令依循旧制，按周礼在北司马门“设大烛庭燎以待贤士”，仿效那位为了招贤纳士而日则恭候于殿门，暮则为方便“士”们进宫而设庭燎做灯火的首开春秋霸业的齐桓公姜小白，在宫中夜焚庭燎，以此向天下昭示自己招贤纳士的诚意。

“陛下，上朝的时辰到了。”在未央宫承明庐轮值宿卫的大臣公孙贺来到宣室殿，前来迎接刘彻上朝。